



重刻讀書錄

自一至三

仁仁
90
1



重刻讀書錄序

此敬軒薛先生讀書錄也先生博綜廣典究極要領嘗慕橫渠之為學精思不舍晝夜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有得則筆之於紙日積月累以就此編其言述其指遠其論事核而有中其教人約而有序誠察機之發乘機而進之學石也機自科

藏書

圖書

90

門仁13
號90
卷1



重刻讀書錄序

此敬軒薛先生讀書錄也先生博
綜墳典究極要領嘗慕橫渠之為
學精思不舍晝夜驗之於心體之
於身有得則筆之於紙日積月累
以就此編其言近其指遠其論事
核而有中其教人約而有序誠療
饑之菽粟伐病之藥石也慨自科



讀書錄

序一

舉之法既興而詞章之習寢盛世
之所謂讀書者競逐末而遺其本
買櫝還珠之弊譬諸江河日趨日
下滔滔乎而不反也是故古之讀
書也以明心今之讀書也以喪志
古之讀書也以窮理今之讀書也
以干利明心者誠喪志者惑窮理
者達干利者鄙書一也讀者異焉

人才之邪正世道之污隆風俗之
盛衰政治之得失昏繫之焉爾矣
嘗試語於衆曰如之何讀書而可
以工文詞取科第也靡有不悅聞
而欲從者又嘗語於衆曰如之何
讀書而可以變氣質成德性也聞
者艱然雖弗之非而竟弗之信矣
此無他勢使之然也故有識之君

子恒以為憂而欲亟反之顧予寡
昧亦竊有志焉而力未能也間嘗
得是錄而伏讀之反覆玩味有感
于心謂可以救學者逐末遺本之
弊而歎夫傳者鮮焉今年秋巡視
河東念茲為先生之邦君子之澤
殆未泯也安知無信而好之者予
予將表而行之庶幾由茲以及夫

天下也偶安運使奎持此告予以
舊本漫漶殊不便繙閱欲重刻之
于書院以待來者適與予意會也
因取而手校釐為十卷付之銀
梓既訖工固請予一言以為序予
曰先生之遺言非俟予言而後傳
也所以表而行之寔欲夫人之傳
之也於是予識

正德庚辰九月癸未

歸善鄭維新序

此序以書而論之... 歸善鄭維新序... 讀書錄... 卷之...

重刻讀書錄引

讀書錄與讀書續錄二集迺我河東文清公薛先生之手筆也先生自少厭舉業而專心於瀛洛關閩之學故平生精力盡在此錄究其用功亦惟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始則以書而思索於心久則以心而貫通乎理觸處洞然隨

詩書錄序
在_二發見_ス誠身有_レ之故能言之也豈
可_レ徒以言語求_レ哉珩不敏習_レ于口
耳章句之麓久_レ矣近_レ幸得_レ是錄而
涵泳_ス之誠_ニ為身心之要領也但今
之世詩文遍_ラ天下而此錄不多_レ見
因_テ付_レ淮田守賦刻_レ之以廣_レ傳_ラ嗚呼
使_レ吾人果能潛心_ラ於是則為_レ居敬
窮理之學何患_レ理學之不_レ倡_ラ於天

下_二虜

嘉靖乙酉夏石州後學張珩頓首書

重刻讀書錄後序
道切于身行顯于言語徒言不足以實道徒行不足以篤履之功徒言也亡キハ研究精析之幾徒行也學者有一于此望道之門遠矣矧曰其有能至而入者哉讀書錄者薛文清先生見道之言也觀其言亦既得其門而入矣不

然何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所謂允
蹈篤履之功，研究精析之幾，先生
兼之。侍御歸善，鄭公歷敷所至，以
實學興教，以實德振法。其按河東，
仰慕文清之風，迺刻讀書錄於書
院。屬運使安君應文董其事，將以
傳遠近。迪後學，曩歲讚嘗見弘農
張給事疏請以先生從食先師孔

子廟廷。先帝深欲可之。今月湖楊
侍郎疏請以讀書錄進備乙覽。刻
布國學，且謂本朝儒書無先于此
制，可數十年後復觀此舉。先生之
道愈遠而愈昌矣。讚屢遊三晉，每
覽大河中條，恒霍諸勝，如見先生
之精神，手度懿澤，淑範滿耳。膾口
昔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

亦傳先生優于德而超於文之外
者固必傳矣侍御公表章之盛心
胡可少哉又安知不有因是書之
傳建白于聖天子以成先帝崇儒
重道之意者哉是為序

正德十五年冬十一月四日

弘農後學許讚敬識

享保壬寅初秋正點

讀書錄并續

寶文堂

養心堂

英松堂

合刻

敬軒先生薛文清公像



讀書錄卷之一

後學

李一松

何文孟

李濬

何文彬

李涑

高紹貴

丘大成

王興化

李應春

全校

謝良翰

曾九衢

温一瓚

蕭邦棟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聞即便割記不思則還

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聞處隨即錄之蓋以

倫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

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謹識

無極而太極非有三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太原出於天

大而六合小而一塵氣無不貫而理無不具故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遠遊篇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形容道體之言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道不可離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揉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天之

地一
作理
恐是

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
天地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
徒飾乎外偽也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
宜者便是人欲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
人欲而中立者也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者
察之不至也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

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幾出幾入也以
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
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偏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
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
能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
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
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

有是理邪

道大無外知者鮮矣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甚敬

曰只此是學

物之裁者根乎氣其生理向盛故天因有以培之若
物之傾者則與氣不相連屬而生理已絕故天因
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怠猶物之
栽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
不能已凶人則戕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
亦猶物之生氣已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

是以培之覆之雖若出於天之所為而實皆有以
自取之也

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
者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

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
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
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

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允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圓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疑出於此。

先儒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益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所以著藏諸用之妙。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所以為顯諸仁之本。

顯諸仁，是藏諸用之所為，乃發見而可見者。藏諸用，是能為顯諸仁之機緘，而不可見者。

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仁本在內，以顯則在外，用本在外，以藏則在中。

中孚二體皆中實全體，則中虛中虛則無物中實，則有理。故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無物而有理。

即無極而太極也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其事為仁其事為義其事為禮其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吾居察院中每念常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庶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自京師至沅六七十里滋越名山大川見萬物生生之盛不以遠適有異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

天下莫能破者當有以默識之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無不忘其規戒之厚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坐側余每欲費入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

合轉回環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轉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散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已最難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知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者斂於春夏青黃者變為赤白赤白者變為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

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
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
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
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蓋天地之初陰
陽之氣盪磨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意
其初必柔軟如濕泥然及凝結之久遂成堅剛北
方石炭未出穴時其軟如泥出穴見風即硬此可

驗崖石始柔終剛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大則大而合細而
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
透金鐵而繡澁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
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
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歛
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
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
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剩保矣况不義而

入者又有恃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
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
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歆為子孫計者
惑之甚矣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
之道誠歆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歆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
窮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

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
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
之物而性無不在

中夜思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
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
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
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實有是道理之實學者
當會於言之表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

慮始勤終怠也

中孚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蓋中虛者無物也中實者有理也無物而有理即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視富貴如浮雲

魯齋余莫測其為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巳

款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五經四書皆聖賢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則在入

焉耳

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

之字
恐衍

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累之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

求諸身心猛省而儼然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

大可知矣

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于此而

尚不能條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

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為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元人有以比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

許魯齋在後學固不能窺測竊嘗思之益真知實踐者也

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為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入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為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恠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術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為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設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

若經文集註章句未通而沈觀此則本義反為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嘆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既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余讀集釋洒掃應對條下載朱子語錄曰洒掃應對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亦有形而上者竊疑此語或記者之誤蓋精義入神謂精究事物之理入於神妙是即形而上者也若謂精義入神以上又有形而上者則精義入神為何物邪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真

讀下一
本有論
語二字
此恐脫

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曾齊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
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
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為書或詳於性命道
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
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入之法使皆由此而
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
神之妙循循有序入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
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大極圖

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
邵子又豈不以進脩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
之功又當兼攻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小學之
書以為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
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
四書為脩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
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
觀其書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
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
齊齊言，居楚楚語，叢於心術文辭，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
可也。若併取其詞為已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
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
此學之善者也。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
諸文詞者不雜，斯謂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
為真儒乎。

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

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
識之。

余少知王霸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
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
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
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
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
邦天下者是也。謂之伯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
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
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

之所以不同也歟

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
品置如楊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
也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為何如人矣自
今觀之豈足以逃識者之鑑

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
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經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而謂是朱
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教遂書其言于鐸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以假寐既覺神氣清

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
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昏亂此心則理無
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聖賢之言坦易而明白異端之言崎嶇而茫昧
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
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

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中夜忽息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

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歟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批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

深得大易之旨而足為萬世之明戒矣
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
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
心之體無不貫為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
即有碍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
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

不怨天不尤人理當如是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於義命妄也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

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惟當即所遇以為其事
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
能以道自處審矣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臨卦當十二月陽剛浸長之時而以來年八月陽消
陰長為戒聖人之慮遠矣

余在沅辰令一小童燒栗忽設破聲爆可畏蓋熱氣
在內不得出故奮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霆之理蓋

如此

三字一
本作而
未破其
殼忽六
字

朱子釋彌高彌堅曰無窮盡釋在前在後曰無方體
蓋無窮盡者理之大而不可限量無方體者理之
妙而無所不在其實一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也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為少合之不為
多也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無一物而外理者
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者是
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

道耳

讀書當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實理於吾身心可也
不然則滯於言語而不能有以自覺矣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

天以一故實地以二故虛

利貞者乾之靜也元亨者乾之動也動不生於動而
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及根之謂也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鈞之若然則近於譎

慎言其餘深有味

誠不能動入當責諸已

常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禱緇亦可以為守

身之戒

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

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

自足以事長知必實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

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

在已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

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

水柔石剛石為水漸浸蕩薄之久銷削剝落剛不能

勝柔此亦可見

不能感入皆誠之未至

太極一圜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

無極而太極惟無形而有理一言括盡

楊子四重四輕之說吾有取焉

學以靜為本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沉默最好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讀朱子語錄不若讀易本義四書集註章句或問諸

手筆之書為定讀有餘力則參考語錄之類可也

科舉之文盛而理明者間有之因而晦者尤多矣

纔欲備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討其功之語略同但董子就事言孟子就理言

六虛者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或陰或陽居之

四方上下遠邇內外在在處處皆是理之充塞而生

物之機未嘗息視之雖不可見然冲漠無朕之中

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則中虛無物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不行而至此神之妙也

處入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校焉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快，須臾真所謂過客止耳何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

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火不棹

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

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

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

得奮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疎遠，而晉得以竊

其國，晉監魏亡分封大廣，而骨肉自戕，夷狄因之

以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

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

者也不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

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時中似義字。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不可因喜而蹉過，當為之事。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只於坐次便見時中之義，坐一也，我尊人卑，我坐於

上人坐於下中也，我與人同等相對而坐，中也我

卑人尊人坐於上我坐於下中也行一也我長人
幼我先人後中也我幼人長我後人先中也至於
當語而語語為中當默而默默為中中無定體乃
所謂時中也

有益者不為無益者為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唐初邊將未有以握兵者至天寶間李林甫為固寵
之計杜絕邊將入相之路遂至擁兵年久而成藩
鎮之勢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子然過滿則折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生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自脩為要

應事接物惟在時中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眾之道。

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命。惟以義相接，則可

以與之命。

輕言則納侮。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

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與各

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在乎早識，而亟反之。余論前古

封建之勢，意亦如此。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

動也。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弊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

矣。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幾脫。

事已往，不追最妙。

理一乃所以包乎分殊，分殊即所以行夫理一。分殊

固在乎理之中而理上又豈離分殊之外哉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
有悔惟心安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有一毫取人之意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
鮮矣仁也只順理便是道

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
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邪是皆氣化人事
之自然也易之陽奇陰偶亦然噫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洒掃應對亦然

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洒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

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

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

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為之必使事事與聖賢

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為空言惡日消

而善日積矣

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在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

常默可以見道

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只是生生之機

德進則言自簡

脩詞以立誠則言不妄發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

損也此雖近於脩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

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

達亢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

不盛而疫厲作矣

矯輕整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

氏之命為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邸

生疑而有燈影離席避之變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即授乃使營菟裘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及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為微詞而其事迹晦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郤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宋祖乃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乎

隱者無聲無臭之妙也

當克無欲害入之心

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當一

行其無事則理順矣順理則心安而體適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代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

讀書錄卷一

六

自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
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
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
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
於道否則匪人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
理上猶一木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

卷耶所謂分殊也理上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
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近者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
過舉矣

處事便當揆之以義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
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
必慎內外交脩之法也
若暢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心虛有內外合上之氣象
 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
 叢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成亦
 憂老之將至誠心如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已
 意與物同也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為小矣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
 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
 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
 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學道
 又怕既學道為道理拘束與自家身心上受用外
 物相妨歎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箇好道理若見理
 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之樂信道篤則必
 使外物之樂不得以奪是道之樂如是而學其有

不進者乎

勢不內重外輕則內輕外重權其輕重使不至於一偏則無患矣

允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朱子語錄雜論散見於諸書者甚多當時門人從傍記錄豈無一二之誤况傳寫之失乎嘗竊謂讀朱子語錄雜論不若讀朱子手筆之書為無疑然語錄雜論中有義理精確明白發手筆之未發者則

不可不考也

子思姑舉鳶魚二物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嘆亦舉一端以示人

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非此理識得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西銘曰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混然則內外一致物我無間也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西銘混字塞字帥字皆一意但有理氣之別

斯頃苟且即非敬矣
 仁則不間斷間斷則非仁矣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
 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
 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的心不敬則無限私竊的心生
 矣

常人之言猶有可信者不信聖人之言可乎
 曾子忠恕姑借學者盡已推己其施不窮以著明一
 貫之體用無窮耳其實聖人之一貫從大本大原

一本兩則
 間有動以
 天三字然
 下有動以
 人則見
 字
 勉然之然
 一作強

中自然流出初無待於盡而推也程子曰此與遠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則見論語之忠恕為自然
 中庸之忠恕為勉然然忠恕依舊以中庸為定名
 要在看得活則知論語之忠恕乃曾子借彼移上
 一步以明聖人之一貫耳
 參伍以變只是以不齊之數互考之歎見其齊耳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體

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耻也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

信

君子取人之德羨小人取人之勢利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聖賢歆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體其

心以為心可謂自棄者矣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

儒固已辯其非矣唐韓子原性以仁義禮知信論

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為有見三

品之說蓋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

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

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為精粹又豈首揚偏教

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不下帶而道存焉此道不可離也

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彜德子思中庸引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九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機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甚害事

愈日新愈日高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正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况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

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唯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因思千古聖賢垂訓炳明蓋欲人讀其書行其道也
苟徒資為口耳文詞之用而不行其道即先儒所謂買櫝還珠也愚亦甚矣

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先讀它書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知其小矣

聖人論道多兼理氣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下之語皆兼理氣而言也

太極圖上面大圈子即陰陽中小圈子在陰陽中見

其不離在上見其不雜其實一而已矣非小圈外別有一圈為太極也

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大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者則失周子之意矣

讀書錄卷之一

讀書錄卷之二

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太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干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

之一端，吉凶者真勝者也。治亂興衰相尋，無端氣化之自然也。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知信，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至也廣大堅固。元無虧欠，元無止息。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心存則理見，心放則理與我相忘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

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且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禮者因天理之自然而品節之以為制也仁者天理也人而不仁則天理亡矣禮何自而立哉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覓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

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程子謂朞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切謂為學亦然凡讀聖賢書於其一字一句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也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但人以淺近之見，窺測天道，便謂茫昧差爽而不可信。如夏商之後，皆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雖改姓易物，而宗廟血食，子孫之封爵，皆與時王匹休，而不泯非其先世有大德大功於民，能如是乎？因是以觀魏晉以來，以及五胡南北朝，楊堅五代之世，皆素無功德於天下，徒以狙詐兵力，竊命一時，皆不數傳，而子孫無容足之地，廟祀遂以絕饗，則天於善惡之報，豈不明甚矣乎？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个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

咸其輔類，吾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脩豫防，而德乃進。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聞人毀已即佛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固矣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蓬而撞
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中庸不可能猶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之意

程子曰克己最難誠此斯言也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
明

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辯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
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三帝三王之法屢舉以

為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
橫之徒為近醜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歟

荀子為人意必剛復佛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為
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知莫先知於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為
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為所
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邪既無知人之明而欲
成治功也難矣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
氏之樂可識矣

一本無
之名之
之思是
皆一作
字

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
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
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嘗驗之天下之人雖至富者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
他人觀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
足計較得失之私日夜汲汲無須臾寧息是曷嘗
有泰然之樂邪

實嘗用力於顏子之學則能知顏子之所樂不然但
得其樂之之名而未知其樂之實也譬之泰山人
皆知其高然必親至其處方知其所以高若聽人

傳說泰山之高而未嘗親至其處則亦臆想而已
實未見其高之實也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太
事乎

中庸不可能即化不可為也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皆兼理氣而言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一以貫之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
一體矣

讀書錄卷二

擊下句之
劉子廣問
當觀之字

一本分
無極以
下為別
條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慶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天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
具之太極也

太極即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
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
各具者所以分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
太極中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無所不有所謂冲
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無極是虛字正以

無聲無臭明太極之無形耳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

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

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

萬理之名雖多不過一性性之一言足以該眾理

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

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

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一本誦
下有之
字忠是
關一
作關
一本當
下有便
字忠是

素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數可以為

進學之要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

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

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聞高聲

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邪

讀書當出已之口入已之耳

觀書惟寧靜寬待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

躁擾褻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耳目口天下之善由於此而惡亦由於此陰符經所

謂三要也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宋太祖取天下與五代無異然能用趙普之謀杖宿

將之柄削藩鎮之勢挈數百年塗炭之生民置諸

衽席之上其功大矣

讀書錄卷三

宋祖取天下之失安天下之功不相揜焉可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

何太極是也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

下之書猶無益也

趙普功之首罪之魁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罕味作事無

本果能有成乎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平祝尼媪宜踈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

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

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

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

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

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

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動下人即有趨重之

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

趨一作

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學不

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實理也聖賢豈

欺我哉

詩曰至於太王實始剪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

是唯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攷中全

履祥熊未皆力辯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

由始耳太王實未始有剪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

非過作

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為不通矣

夫子既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則詩人之言為有首太

王果無剪商之志則必不稱泰伯三以天下讓

只泰伯之過便見與太王之志有不合處

使太王無剪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一侯國耳

泰伯之去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何至稱其

三以天下讓邪以夫子之言證詩人之語則集註

尤為確論而通攷金熊之說有不然矣

金氏熊氏辨太王事所以為名教慮其意固美但以

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語觀之則當時天下

一作

盖有歸周之漸周之子孫又多賢聖太王亦已逆
知天命人心之微矣故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
知之遂逃去若如金氏之說詩人皆假設張大之
詞則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之意又何為邪
書言太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翦商皆相合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極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
勝則無此病矣
志動氣歛為理氣動志歛為欲

不可以色詞說人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畢之御乎
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人事也能盡事之之
道則仁義之理不外于是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
言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于是而處之各得
其宜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達天
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
是道精粗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
在人因人事而默識天理耳
人皆知夫子為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為聖欲知夫子

所以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
曰知我者其天乎

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循理則事自簡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

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開

見該博取勝于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

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
為心術之害也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

而去其非可也

鄭聲亂雅樂雜書亂聖經

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

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豁雲

霧而覩青天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繼之者善也

命性一
作性命
恐是

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
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命性道德誠善忠
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
當旁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文言曰脩辭以立其誠為學不能立誠皆不能謹言

也能謹言斯能立誠謹言之功大矣
一言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
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誠
論語孟子與九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
謹言乃脩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余於坐立方尚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
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衆人非不視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視衆人非不

一本二
與間物
與間皆
有則子

聽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聽蓋衆人之視聽徒
得其形聲而聖人之視聽則獨得其所以為形聲
此聖人聰明睿智卓冠群倫也歟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易曰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陰符經曰觀
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運鬼神
之所以靈是皆理之自然也聖人體道無二與天
地合其德矣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矣動靜以

時則與四時合其序矣屈伸以正則與鬼神合其
吉凶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聖人也形
雖有異而道則無間是皆自然一致夫豈有一毫
強合之私哉惟其自然一致是以聖人之心即天
地之心聖人意之所為與天無毫忽之差爽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也天理所在聖人率而循之無一
息之差繆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不違則人
與鬼神之不違者從可知矣此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也歟

從心所欲不踰距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

廣雅釋詁卷一

而奉天時也

大極圖第二圖 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以包無極而太極下以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道器精粗本末此圈盡之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為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為矣

目欲視即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即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即當思其可與不可為是為可為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為非為否為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查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即

三句
之字

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太極即無極而太極太極
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
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無極而太極氣未用事故純粹至善而無惡及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則善惡分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
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
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動不
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治不生

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盛衰相根
之理微矣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得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氣之精
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為石
纔資始即資生無纖毫之間也
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即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
地則成形矣
雨露霜雪近地方有形者太虛至高則氣愈清而不
能凝聚曾在湖南登山之極高處日色晴霽俯視

讀書錄卷之二

山下則雲合而雨，以此知雨露霜雪之類皆得地氣而成形也。

觀陰陽互根之微，則知治亂盛衰之端其來遠矣。

有意悅入便失其本心。

纔故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矣。

不勝其小矣。

个外無道道外無入見，天人之合一也。終有間即非道矣。

道矣。

動為靜根，故父生長女而為姤，靜為動根，故母孕長男而為復。

男而為復。

造化一歲一番新，往者既返，則花木之枯落者皆煇

燼糟粕也。

萬物之始終雖有遲速不同，其理皆然。

非力所及而思者安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

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

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故兄之

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

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定，靜安慮得相次

而見矣。

此條一
為上條
為一章
恐是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知止即智者不惑之事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不能知止猶迷方之人心搖搖而莫知所之也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自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

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

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

者

心靜能處事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能識之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清之驗苟一日

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耶

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
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
可驗夜氣之說

因思古來事勢之去有非人力所能及雖聖賢亦無
如之何

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理

因思古來治亂盛衰固有因人事得失所致然所以
或生賢哲而人事脩或生昏暴而人道乖亦莫非
氣運之自然有非人力所能與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不

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于此可攷矣

亢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
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
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
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
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
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偽學之謗正如毀日月者初何損其明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
之訖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敵

修字作
法一作
除亦不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蔽
者則播告之條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
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
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
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
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
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

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過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日入而群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群動作者氣機
闔也一闔一闢至理昭然
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有非有先後也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勵則
其進自不能止矣
許魯齋力行之意多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學得

則一作
前是

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却只是
庸衆人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
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鴈
往來亦如此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
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
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
此也

魯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
聞也

宋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
是真非不可遽以為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
謂其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
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
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
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
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
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
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
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
下之物衆矣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

量力循序以格之不疎以略不密以窮澄心精意
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白又格之無
日不格之潛體積翫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
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
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
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
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者可得而識矣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真名言也

學貴乎日新

履端者時之新也為學亦當與時俱新宣德辛亥元

日書于辰溪分司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

其方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

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

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觀經書所載之道即當求吾身固有之道心常存則

因事觸發有開悟處所謂左右逢原者可見心不

存則與理相忘雖至近至明之理亦無覺無見也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為主眾人知

覺運動但氣之所為漫不知理為何物

斯頃無序即非禮斯頃不和即非樂然不和由於無

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

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

後

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發人倫自然

言書卷二
之和不無序不和禮云禮云度數云乎扎樂云樂云
聲音云乎扎

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
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
有虞舜之德則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
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
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叙天秩果明
而上下和乎不然雖使伯夷后夔生於其時亦無
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為房杜病也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
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
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
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
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
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
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功最

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

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養深則發於文詞者沛然矣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故朱

子釋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

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

於天必可得者當貴之已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厭

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

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

體胖樂可知矣

事無大小即求合理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若理在氣先其

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
理氣決不可分先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書錄卷之三

太極動而生陽，但就動之端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是靜也。

天地之終翕寂之餘，太極動而生陽，而天復開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而地復成。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天命流行無窮而萬物生生不息焉。其天地翕寂之前如是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是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是之天命流行化生萬物者，蓋不可勝窮也。斯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歟。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為
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息乃
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
動而生陽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原夫前天地
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
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
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

極別為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
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
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指出陰陽中之理以示人實未
嘗離乎陰陽也若誤認陰陽外別有一物為太極
則非矣

造化人事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
泰之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歟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
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
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為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
間斷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
始分則理乘是氣之動而具于天之中靜而生陰
而地始分則理乘是氣之靜而具于地之中分天
分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理氣二者蓋無須
更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孔子曰易有

太極其此之謂與

程子曰老子竊弄闔闢者也蓋造化之翕聚所以為
散散發散所以為翕聚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是所謂竊弄闔闢者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
者其心泰然而樂
涵養之深既索之又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
無極而太極本然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極生陰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者氣質之性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此理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入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而參差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有理也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五根之義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太極之中無所不有所謂畫前之易也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况取舍之間乎

一陽在上下五陰之間張子所謂陰在外陽在內而

未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觀豫卦之象亦可見矣

觀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則物之一本可知矣

解意一元生即為自棄元今持此論之元本可與之
 春自和氣薰元心有惻然之意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
 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
 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為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
 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漢光武不任三公而事歸臺閣勢然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理氣在天地為公共之物一麗於形則萬殊矣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蔡顯輩
 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生之理仁也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為仁何也蓋仁
 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
 皆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
可即用以窺體有一毫悖害之心即非仁矣
一氣流行一本也着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
也

天色地外水在地中地中之水即天所生也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為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
之氣為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
之流行鬱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蓋天色地外

地處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鬱積流通於
地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太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
戰國縱橫之徒唯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
盡矣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
從矣

自古未有逆民心而得天下者幸而得之亦不過數
傳耳

其人
作人
恐是

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其可欺乎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
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砥礪多而良玉
少其理一也
夫九三壯干頌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決小
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
無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
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滋其故聖
人貴讓此乃名言

單襄公曰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
其心矣日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
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川流不息之意余於先夫圖見之
一陽復而為之喜一陰生而為之戒聖人扶陽抑陰
入之意至矣
觀復始則知君子小人盛衰之理矣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讀書錄卷三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為人之名初
 無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讀夫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
 克己私之功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揜瑕
 有容之謂也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行有不得皆當反求諸己

不愧於天不愧於人不愧於心斯道近矣不愧於心

其本乎

君子之志固非常人所識也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

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少陵詩窈窕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依
 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

此氣象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三才分殊而理一也

欲動情勝氣一之動志也

係戀之私恩蓄臣妾吉此待小人女子之道也

待左右當嚴而惠

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

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

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

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

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

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無復異

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間

異端與吾道爭為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

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况其餘乎獨唐

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
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搗異端之巢穴而
辯其毫釐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觀黑
白雖未得悉絕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
金而不得淆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混以魚目彼雖
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
壬講學命詞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顏魯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
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斯須省察不至則長念叢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放之
過也
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
人只為拘於形體自小若能不為形體所拘則內外
合一而不勝其大矣
斯須心有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
則見道不可離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
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
理見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于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性
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
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
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
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
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
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已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

往時以下一本為別條

者幾於有己之私也
凝定最有方往時怒覺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
為之動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驟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
者而悉矯之久之則氣質變矣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先儒謂前輩
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略余覺有闊略之失
宜謹之

變化下
一本有
連字
等六
五字

言書卷三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心一謀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一念不謹即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

虛語哉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

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

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

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

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學者太患在行不善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

即求合理則行善習察矣

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

賢之境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

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

言書卷三

上

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造化翕然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

窮理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

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

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

實則一矣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
要可知矣

天理流行賦予今物之機無須臾之止息茲所謂命
也歟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
者未可輕議也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
之事則難

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
身居其地吾見其錯悞失措者多矣

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
 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
 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
 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可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
 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
 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
 得而窺也後學因見朱子蕪論其得失而不知此
 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

謂不知量也甚矣

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垂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
 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高之又孰
 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
 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者此之類
 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
 而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
 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
 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字

見論間
一有甚字
已恐脫

論以一其志吾見論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
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
張朱數君子則可尚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
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
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
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
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于人但生於學
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於宋時

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性理自宋道學諸君子反覆辯論發揮蘊奧之後聚
然如星日麗天而異學曲說真如區區之燭火自
不得亂其明也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人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騖不止真病風狂惑之人
耳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群陰長而陽道消大易之深戒也

言言金卷三
主敬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
只一理而改頭換面做出無窮物事神矣哉
萬古不易者理而已

氣無窮理亦無窮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
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
慮也

讀易則知陰陽消長之機皆由微以至著聖人謹其
微故不至於著衆人圖其著則亦莫之及矣

深慮
作慮深
恐是

上蔡有二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為深慮故立法周且
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器用當用者不可缺有私吝之心則不可
外物得亦不善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
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
盡也能推其所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
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
以言乎遠則不禦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
稟賦各定

制服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
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淨
盡之為至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
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因一事不快于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
之惡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
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
者當然實為學脩省之至要也

周公曰勿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
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不至

于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上以耽樂縱則下以
耽樂從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
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
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故不屬處謹之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
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
然則反為所累矣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高之陋亦甚
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个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

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

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治小人向定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
自小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

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咲不可輕假

人

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太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為

即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莽臣而死於其
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
來矣

心無須更開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

則彼勝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

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中夜坐思曰天賦之初本有善而無惡人而不為善是悖天也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知本事小事皆已分之當然則自不有其功矣

德如堯舜學如孔子皆已分之當為與人一毫無與

以賢智誇人者皆不能究其本也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

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也

棄絕之不可也執已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

病而已

古人叙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

大川為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為九州之首次

兗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

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

法祗高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

聲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

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六十四乃三十二所分三十二乃十六所分十六乃

八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所分至

一則隱矣微矣非耳目思慮之所及矣孔子所謂

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

神而明之存乎人人能弘道也

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

皆指此理而言

班固外戚贊曰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

貴而不以功此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余謂豈獨

女寵為然哉小人無大功德而竊高位厚祿亦若

此而已矣

太象辭皆以理言

天之道元亨利貞民之故仁義禮智

程子之易主孔子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

時以立名耳

伏羲時卦畫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夏周之

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杖卜功臣惟吉之從舜

曰朕志先定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

知吉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尤詳於卜筮太卜掌

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以是觀之則

周已上蓋已有占卜之法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

繫彖周公繫爻而得名周以前占卜之法既皆不

先官之

詩書錄卷三

二十

朱子以下一本為別條

傳令所傳者唯周易至孔子則作彖傳小象大象
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
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
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
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
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
上讀易者各即其意而觀之可也朱子之易主即
子啓蒙可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
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性是本來固有之理惟存之又存則道義由是而出
矣
行浮於言行七八分言二三分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
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
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

言言金卷三
歌人悅已則人有惡已者矣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

曲徇人情使眾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

正道也

只令在已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處事在已者只當務實若能動人否則在彼耳我何

容心其間哉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

之高不勝感歎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

惡以忝先人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處事詳審安重

伊尹曰陛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

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

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

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

一于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

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

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

當為耳

一為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

擾而遷易也

開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開邪不密則外慮

侵

事貴斷制撒脫

用法秤量輕重要不失其中而已

法者天討也翫法所以翫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

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

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

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

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

感自內出應由外來

陰符經曰萬化定基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其旨一也

至宋儒而道術一

漢儒識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于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于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圖象隱于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于易其有功于易學大矣

易先夫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于此朱子詩曰本

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易之本原至邵子而復明

行第十步心在第十步上行第十二步心在第十二步上行第三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十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十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遊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十字心在第十字上為一事心在十一事上件件事一便是敬程子所謂至上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膽敬大見義勇為心敬小文理密察智敬圓應物無滯行敬方截然有執

瞻大心小似知崇禮果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象由卦生德以象立

仁健義順與天地合其德也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
明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與四時合其序也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心細密則見道心寬則行不著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備

書稱舜曰濬哲稽蓋深則哲淺則否膏腴之於人其深

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歎行之無益耳

為學大抵就己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歎全其固有之

天理耳

德不德不能厚之至也

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人之生也偶

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為賢知得其氣之昏濁駁

雜者為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

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

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其秀氣可謂謬悠之論矣

體認之法須于身心之所存所幾者要識其孰為中

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

其知
之其
一作
真恐
是

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
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
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
行如何為博文約禮于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
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
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有人為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
講所學者實未知為何物也
天理如入天理之名如人之有名既識人之名須親
見人之貌方為真識其人既知理之名須其知理

烏為問
一有得
字恐是

之實方為真知其理徒知理之名而不知理之實
猶徒識人之名而未嘗親見其人之貌又烏為真
知真識哉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
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
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
不能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無限量無欠缺無間斷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

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邪竟不得而名也。

淵淵乎天源之莫測，浩浩乎天流之無窮。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為勉。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借開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無邊。

物本體何曾減一毫。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常日役役于物，忽有下念之善生，即夫子所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于為善，忽有一念之

懈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語之而不惰，只是顏子之心深契，聖人之言故，每聞

每新忻悅不已而行之，疊疊忘倦，若心與言不相

契，則每聞每厭矣，尚安能忻悅不已而踐之，所行

哉。

理氣間不容髮，如何分孰為先，孰為後。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防小人密于自備。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非實理則月易而歲不

同矣

太極只是箇性字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今之學者有開口即論太極者不知果識否不然吾

恐徒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也

程子親受太極圖于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

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

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已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一理涵萬物萬物分一理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

無絲毫之減損也

萬物一年生一番是得一年之氣萬物雖銷落泯滅

無餘而氣之滾滾日新者自無窮已而所以無窮

已者豈非太極為之體與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舜命彙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繼以臯陶明刑治教

斯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為治之序

養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萬物自微以至著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雲厚則雨甚雲薄則雨少

欲問收功何所似玄天幽默本無言

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言

孰為始乎氣之息其始乎始之前為終終之前復為

始始不可知其孰為終孰為始蓋必有能始能終

者居其間而卒莫之始終也

海其大乎曰非也岳其大乎曰非也地其大乎曰非

也然則孰為天曰天為天海者天氣之流萃岳者

天氣之流峙地者天氣之流結是皆天之所為也

一作
下同

天之所為者若有方矣而其所以為者則本無方

也以其無方則天之大小亦宜乎

駸駸而明者日之為乎曰日特陽之一物耳非能為

明也駸駸而暗者月之為乎曰月亦陰之一物耳

非能為暗也然則明暗孰為之哉曰氣機一動而

群陽闢晝之明從焉氣機一靜而群陰翕夜之暗

隨之動靜翕闢皆機之所為而實未嘗有為也是

皆循環相推而不得已焉爾

氣有形理無迹氣載理理乘氣二者渾渾乎無毫忽
之間也

萬物未生不加多萬物已生不加少易所謂富有日

新其是之謂與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為一體者不足以語之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為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于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為是百體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為之主則百體皆失其

職矣舉道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為學亦必以階小學太學古為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室者寥寥而迷惑顛躓于異學功利之途者眾矣率亦何所至邪今朱子小學四書猶古之階也循此而賢循此而聖是在久焉耳舍是而階於他吾不知其所至矣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瀛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也夫何故以其味之

也也
一作矣

蓋不問
有有定

澹也キラ。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其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久也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萬物定于一，萬事定于一，萬古定于一，如耳、目、口、鼻、手、足之理，各具之太極也。一心之理，統

體一太極也

讀書錄卷之三

讀書錄卷之三

三

